

打開多件國寶級書畫珍品——超級鏈接

故宮武英殿謝幕

張伯駒誕辰紀念展(下)



■ 觀眾欣賞宋代黃庭堅的《諸上座帖》卷(複製品)(故宮博物院藏)。

張伯駒是著名愛國民主人士，亦是著名書畫鑒藏家，不僅於詩詞、戲曲、書畫諸多領域卓有建樹，在愛國之心驅動下，他與潘素女士一道，傾畢生心血與財產，收藏珍護大量國寶書畫，於1956年將珍品無私捐獻國家，展現一代名士無私為公的心氣。他被啟功先生譽為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，天下民間收藏第一人」，更有文章寫道：故宮博物院頂級書畫，近一半乃張伯駒所捐。

今年4月初，北京故宮武英殿的最後一場展覽，以張伯駒來作結，讓張伯駒先生鑒藏書畫在大殿中匯聚，數量達33件套。院長單霽翔表示，張伯駒先生居功至偉。對於他的貢獻，故宮博物院一直感念於心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

2018年是張伯駒先生誕辰120周年，故宮博物院與張伯駒潘素文化發展基金會、中國國家博物館、吉林省博物院共同舉辦「予所收蓄 永存吾土——張伯駒先生誕辰120周年紀念展」，以表達對張伯駒先生的懷念。展品包括故宮博物院藏品18件，吉林省博物院藏品14套(16件)，國家博物館藏品1件。

變賣房產留住「天下第一畫卷」 《遊春圖》繪貴族遊樂場面

如果說收藏《平復帖》是了卻了張伯駒的一個宿願，那麼購藏《遊春圖》則是他最為興奮的事情。《遊春圖》為隋代大畫家展子虔所繪，距今1,400多年，被認為中國現存最早的一幅畫作，有人稱它是「國寶中的國寶」。畫卷長2尺有餘，素有「天下第一畫卷」的美稱。

《遊春圖》描繪了官宦貴族在春光明媚的季節郊外「踏青」的遊樂場面，整幅以自然風光為主，人物殿閣點綴其間，人們或騎馬、或步行、或乘船，在花團錦簇的湖光山色中流連忘返。畫作為絹本、青綠設色，畫上有宋徽宗題寫的「展子虔遊春圖」六個字，現存北京故宮博物院。畫家用青綠重着山水，用泥金描繪山腳，用赭石填染樹幹，遙攝全景，人物佈局得當，開唐代金碧山水之先河，在早期的山水畫中非常具有代表性。

清代末年，中華民族的瑰寶屢遭劫掠。1924年，溥儀倉皇離開紫禁城，宮中的權臣奴僕趁機竊走了大量古玩字畫。偽滿覆滅，被溥儀潛移出宮的歷代書畫珍品1,200餘件皆散失於長春、通化一帶。

1946年，故宮散失於東北的書畫陸續出現在北平的古玩市場。張伯駒得知文物商馬霽川要把《遊春圖》賣給外國人的消息後，立刻前往探詢。不料，馬霽川要價八百兩黃金。對於這樣珍貴的文物，張伯駒認為不宜私人收藏，更不能使其流失海外，應歸故宮博物院，得到的回覆卻是「故宮博物院經費困難，難以周轉。」無奈之下，張伯駒自己去找馬霽川，向他講了此卷流傳歷史及其重要價值，並警告：「此卷不能出境，以免流失海外。」

李白傳世唯一手跡《上陽臺帖》現身

就本次展出的真跡來看，被認為是「李白傳世唯一手跡」的《上陽臺帖》無疑最受關注。該作品係張伯駒先生贈與毛澤東主席，1958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辦公室將其調撥故宮博物院。

唐玄宗天寶三年(公元744年)，李白與杜甫、高適同遊王屋山——傳說中愚公移山的地方，尋訪好友陽臺觀道長司馬承禎。無奈「昔人已乘黃鶴去」，只留下一幅巨大的山水壁畫矗立在友人面前。李白睹物思人，有感而發，遂潑墨而作《上陽臺帖》。「山高水長，物象千萬，非有老筆，清壯可窮。十八日，上陽臺書，太白。」該作草書5行，共25字。引首為清高宗弘曆楷書題「青蓮逸翰」四字，正文右上方宋徽宗趙佶瘦金書題「唐李太白上陽臺」一行；後紙有宋徽宗趙佶、元張晏、杜本、歐陽玄、王全慶、危素、驕魯、清乾隆皇帝題跋和觀款；卷前後及隔水上鈐有宋趙孟堅、賈似道、清內府、張伯駒等鑒藏印，可謂流傳有序。

宋徽宗題跋中提到的這幅李白行書帖，叫做《乘興帖》，可惜已經失傳，今人無緣再見。《上陽臺帖》作為李白唯一保存下來的書法墨跡，愈加彌足珍貴。在故宮官方微博發佈的介紹中，這件作品被評價為「用筆縱放自



■ 唐李白草書《上陽臺帖》卷局部(故宮博物院藏)。
■ 唐李白草書《上陽臺帖》卷局部(故宮博物院藏)。

如，快捷流暢，於蒼勁中見挺秀，意態萬千。」對於此作品的鑒定：張伯駒先生認為「筆意高古」；啟功先生認為此帖有李白題款，有宋徽宗鑒賞的題跋、題籤，並且與李白豪邁之風相符，鑒定為李白真跡。徐邦達先生則認為此帖較為粗率，用筆缺少唐代硬筆的特徵，認為是宋人偽作。

那麼張伯駒為什麼要收藏《上陽臺帖》？1937年春，張伯駒在收藏家郭葆昌家中看到《上陽臺帖》，以及王獻之《中秋帖》、王珣《伯遠帖》、唐寅《孟蜀宮妓圖》等一批極其珍貴的中國古代書畫。他當即決定收藏這批國寶，雙方商定20萬大洋成交，先付定金6萬大洋(當時可以買下460間四合院瓦房)，餘款一年內付清。然而，數月後「七七事變」爆發，由於日本對北京實行金融封鎖等原因，張伯駒無法支付餘款，被迫將《中秋帖》《伯遠帖》退回，僅留下《上陽臺帖》和《孟蜀宮妓圖》等。



■ 展覽廳內展陳設計。



■ 隋展子虔(傳)《遊春圖》卷(複製品)局部(故宮博物院藏)。

馬霽川見《遊春圖》一事已鬧得滿城風雨，他再轉手外國人會很困難，同意降價讓給張伯駒。但《遊春圖》要價仍然太高，張伯駒不得不賣掉夫人的首飾，並忍痛將北京弓弦胡同原購李蓮英的一處佔地十三畝的房院出售，湊足220兩黃金購入此畫。1952年，張伯駒將《遊春圖》以購買時之原價讓與故宮博物院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此次展出的展子虔《遊春圖》(複製品)是上世紀60年代由古畫臨摹大師金仲魚臨摹的。金先生的臨摹，代表了當時臨摹的最高水平。

《遊春圖》原作去年剛剛展過。此次展覽的策展人、故宮博物院書畫部副研究館員郝炎峰表示，按照文物保護法，故宮博物院制定了專門的藏品管理規定。就書畫而言，一般的書畫文物展出少於三個月，珍貴的作品如宋元書畫一級品展出時間少於一個月，特別珍貴的如《清明上河圖》展出時間少於20天。展出之後，書畫文物要進入為期三年的「休眠」，其中，青綠山水因其顏料更易脫落，需要更長的休眠時間。書畫藏品所在的地下庫房恒溫恒濕，溫度為16-17攝氏度，濕度為50%-55%。



■ 南宋 趙伯驥(傳)《白雲仙嶠圖》(吉林省博物院藏)。



■ 唐人楷書《妙法蓮華經普賢菩薩勸發品》殘冊(吉林省博物院藏)。



■ 舊拓《黃庭經》冊(吉林省博物院藏)。

唐伯虎《王蜀宮妓圖》 濃淡相宜最「吸睛」

在張伯駒先生的藏畫中，唐寅的《王蜀宮妓圖》並非最珍貴，在今次紀念展中也被佈置在武英殿後廳西北側的角落中。就是這樣一幅畫作卻成了展覽的「吸睛王」。不論何時，畫前都聚集了不少觀眾爭相談論、觀看、拍照留念。

據介紹，該畫原名為《孟蜀宮妓圖》，俗稱《四美圖》，由明末汪珂玉《珊瑚網·畫錄》最早定名，沿用至今。近經專文考證，當改為《王蜀宮妓圖》，描繪的是五代前蜀後主王衍的後宮故事。畫面四個歌舞宮女正在整妝待君王召喚侍奉。她們頭戴金蓮花冠，身着雲霞彩飾的道衣，面施胭脂，體貌豐潤中不失娟秀，情態端莊而又嬌媚。前蜀後主王衍曾自製「甘州曲」歌，形容着道衣的宮妓嫵媚之態：「畫羅裙，能結束，稱腰身。柳眉桃臉不勝春，薄媚足精神。可惜許，淪落在風塵。」唐寅創作此畫，則旨在揭示前蜀後主王衍荒淫腐敗的生活，寓有鮮明的諷喻之意。

畫中自題：「蓮花冠子道人衣，日侍君王宴紫微。花柳不知人已去，年年門路與爭輝。蜀後主每於宮中裏小中，命宮妓衣道衣，冠蓮花冠，日尋花柳以侍酣宴。蜀之謠已溢耳矣，而主之不挹注之，竟至濫觴。俾後想搖頭之令，不無扼腕。唐寅。」

有專家表示，此圖為唐寅人物畫中工筆重彩一路畫風的代表作品，顯示出他在造型、用筆、設色等方面的高超技藝。仕女體態勻稱優美，削肩狹背，柳眉櫻唇，額、鼻、頰施以「三白」，既吸收了張萱、周昉創造的「唐妝」仕女造型特色，又體現出明代追求清秀娟美的審美風尚。四人交錯而立，平穩有序，並通過微傾的頭部、略彎的立姿和攀連的手臂，形成動態的多樣變化和相互的緊密聯繫，加強了形象的豐富性和生動感。設色鮮明，既有濃淡、冷暖色彩的強烈對比，又有相近色澤的巧妙過渡和搭配，使整體色調豐富而又和諧，濃艷中兼具清雅。



■ 明 唐寅《王蜀宮妓圖》軸(故宮博物院藏)。

美，削肩狹背，柳眉櫻唇，額、鼻、頰施以「三白」，既吸收了張萱、周昉創造的「唐妝」仕女造型特色，又體現出明代追求清秀娟美的審美風尚。四人交錯而立，平穩有序，並通過微傾的頭部、略彎的立姿和攀連的手臂，形成動態的多樣變化和相互的緊密聯繫，加強了形象的豐富性和生動感。設色鮮明，既有濃淡、冷暖色彩的強烈對比，又有相近色澤的巧妙過渡和搭配，使整體色調豐富而又和諧，濃艷中兼具清雅。

奠定書畫收藏基礎 《百花圖》卷看最早女性繪畫

在是次展覽中，吉林省博物院帶來了張伯駒先生捐贈的書畫作品14套(16件)，皆為真跡。其中，包括南宋楊婕妤《百花圖》卷、仇遠《九成宮醴泉銘圖》、唐人《楷書妙法蓮華經普賢菩薩勸發品》殘冊等絕世瑰寶。

正是張伯駒的那些藏品，奠定了如今吉林省博物院以書畫收藏為主的基礎。」吉林省博物院研究館員張磊表示，上世紀60年代，張伯駒在吉林省博物館(後改名為吉林省博物院)工作，正是在那一時期，他將楊婕妤《百花圖》卷、趙伯驥《白雲仙嶠圖》卷、仇遠《自書詩》卷、薛素素《墨蘭圖》軸、陳元素《蘭蕙圖》卷、曾鯨《侯朝宗像》軸等30餘件書畫，以及諸多印章、毛筆、珂羅版字帖、拓本等總共60多件藏品贈與吉林省博物館。

其中，南宋楊婕妤的《百花圖》卷是中國繪畫史上存世最早的女畫家作品，也是張伯駒晚年最愛。該圖絹本，無款，屬於典型的宋代院體繪畫，繪製有荷花、蕙蘭、蜀葵等總計十七段，畫卷前段下方小字題「四月八日」，考宋代史料所載，為南宋理宗趙昀的皇后謝道清

的生日，故此卷應為謝道清所作。

該卷所用絹質地柔軟，質量上乘，不像明清以來用膠漆加工的熟絹那樣脆而燥。畫面採用雙鈎填色，花頭背面染以白色襯托，顯得厚重突出，正面葉用植物色，因植物色年久易變淺，尤其籬黃褪色最早，故而色顯得偏藍，整體植物色變淺，導致輪廓墨線比較明顯，葉的反面多用三綠，整體以礦物色為基調，因此此畫歷近千年而色如新。

由於《百花圖》卷無款，當時還無人知其作者，只在跋文中知道作畫人為「楊妹子」，人們從明清時期就開始討論作者的身份。後來不僅張伯駒著述，啟功、徐邦達、楊仁愷等書畫鑒賞大家都對作者進行過考證。張伯駒首先從著錄詩詞來考證楊妹子身份，認為楊妹子便是南宋楊婕妤，宋寧宗的皇后。

《百花圖》卷的另一個特別之處在於，它是張伯駒晚年攜帶身旁的最後一件書畫珍品。張伯駒曾經寫過「余所藏晉唐宋元名跡盡歸公家，此卷欲自娛，以娛老景。」就是這樣一幅書畫，他最後也捐給了吉林省博物館。



■ 南宋 楊婕妤的《百花圖》卷局部(吉林省博物院藏)。